



地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貞元十四年九月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大學諸生下始

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

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按漢書志通籍者凡二尺

竹牒記其年號名字陽公色黧之宮門按省標應乃得入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悒乙

不樂也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

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

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齊土覃布美化于

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

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著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

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



門外聞之於抱關守門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懇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并不寧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摠叔夜傳李康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觀聞乃今日聞而觀之誠諸生且賜甚盛於戲音烏希潘云與嗚呼同義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墮徒果切有崇飾惡言而肆闢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誅罵有竊以主切司者濟蘇內息醉也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陶虛勇虛谷二切怛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嗜嗜也潘云嗜徒合切詩嗜水肯借釋文音作嗜注嗜之嗜潛相對談話音則相憎遂退託鄉間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音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

之乖刺刺刺雷達切矣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弊實有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道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偽一本能字下有非字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貞元十四年大季生薛約言事得罪謫州陽城送之郊外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翰也其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獲孟軻也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扁嬀曲切俞附良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度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

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
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
紀述也努力多賀切劬也古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
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
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
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
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
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
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
增譽爲言詞辭一本作辭字同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
手而東如是者數矣數也色角也魚子賦曰邑天羣吠吠所怪也

不出原楚詞懷少僕往聞庸蜀之南百兩少日日出則大吠于
作而云出其勿切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
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
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
爲越之空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子然豈與日豈有
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人而誰敢銜怪於羣
日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
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啾啾者交妮早暮吠吾耳騷吾心
則固僵仆煩憤僵音姜仆富赴旬愈不可過矣平君望外遭
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
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
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
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慙音武京兆尹鄭叔則怫然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
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設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抑
翻切宋玉云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
尚何為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
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
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
加慕逢浦本作獲音逢以鐵鐵衣也按音亦古掖同禮記衣逢掖之衣逢猶大也大袂袂衣也夫如是致
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
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
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
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周
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

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况今乎獨不
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接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
出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說苑衛靈公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
長浪而與分其祿前漢韓安國字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僕矣矧僕之齷齪者哉記作握乙角切齷測角切小節也史
齷局也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後胡豆切則勉
充雅素不敢告憊滿拜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
古之大有為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
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
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俛俛於下列張
機又丑良切無見貌咕咕於末位他協日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
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
既通而各譽不聞友之過也昭公九年蓋舉知揚善聖人不

非况足下有文行鳴之者有其人夫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亟已為弟子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即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事出左傳僖二十二年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

玄者一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

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

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

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

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取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

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邪瞋稱人切敬叔吾所信

愛敬叔字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一本無不字却吾

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

其策即策字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

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亟去切終日與吾子言

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

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

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尹陳秀才避師名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甚之其甚也教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父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覲固竒秀才及見兩文愈益竒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一本何字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

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勃潘本作設門用切又與慤同一本作慤字則蔚然爾蔚音尉又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珩音行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勸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一本無字固相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揚雄以為詞莫麗於後人妾加愁字也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竒至他文過河東羽獵長楊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竒至他文過切勿雄遠其雄文遣言措意作之字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獨

汪恣睢肆意有所作唯肆一本作肆萬潘云恣七容切若然者使雄來尚不直推避而况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一本無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胡則一本作而僕雅駿卒無所爲但趁起文墨筆硯淺事趁千容切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近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貴群朋

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污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法吾是以懼索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弱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求爲師書求爲一本欲相字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草廬塊守蒙陋坐自擁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賜以高文開其知思並去而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叛然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

固所願也詳視所賦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用討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書黯潘本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道蜜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

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子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奔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癖音僻腹病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夜鍼攻發發音發刺病也鍼諸深切切音切與與音與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感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中子之內藏瘕音瘕腹中病也積中病也積音積腹中病也積中病也積音積腹中病也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啗音啗腹中病也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者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益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

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嗜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族父相心謂吳武陵或曰子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間此之患乎還荅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荅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頗吾不對荅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微不肯相見一本肯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矣滯多所去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吾吾必曰周孔杜與抵同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桓宜無所諛道一本無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荅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立聲各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宵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逾進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周助字

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蓬蠲鴆卵者吾取焉蓬中大有青蠲也鴆卵法切莊子曰奔蠲不能化蓬蠲越雞不能化鴆卵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巖然類丈夫巖通力切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一本生字字下有宜字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胥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獻書于相

公閣下

謹字下一本有兩拜字

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際幸仞之下

者

左傳昭公四年注二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十百

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嘆太息

曠頻實

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

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

綆古杏切及井繩也

徐而過焉其力足

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

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

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斃音必不復望於上矣宗元

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躓殞

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

曠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

吭抗剛也

曰庶幾

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

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拊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

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控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
臨端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
墨切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祇益為贖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
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
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
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戰
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啓

一本啓上更
有陳情字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

元和元年子厚母
盧氏卒于永州

沉窳竄罪朝

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忝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

尚書與杜司空

杜黃

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

揚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哀荒

窮毒入理所極親故遺忘

音

况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繼

饘諸延切
亦作饘

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數月伏以尚

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

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

勝音委恭謹
貌一日勤也叩顙

南望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况

在今日而率然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

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今大度於古入之中獨有望於閣
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音蒲匍音又
伏又蒲墨切詩云凡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
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其啓其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竄下
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
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
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汚先賜榮示奉讀
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屏步丁切屏是將收孟
明於三敗左傳秦孟明伐鄭晉敗孟明于散及三年孟明伐
出責曹沫於一舉沫莫具莫解二切史記曹沫為魯將與齊
乃許盡歸魯之侵地公俾折脅臏脚之倫臏音批刑名前漢

於宋卒相中山范曄拉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
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無以克堪
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
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啓

某啓當州負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
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流浪音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
書鸞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
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
之前江傳譬之涉蓬瀛登崑崙閩音浪海中三神山曰蓬萊
一角正比各閩風嶺一角正西北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
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
念是以展轉歎書晉與願為廝役以報恩遇瞻仰仰霄漢

邈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冀而何施囊橐方堅雖虎豹其焉
往不任踊躍懇懇之至謹奉啓起居輕驥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託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
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
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
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又中間因緣陷在
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符君爲韋臯支使時爲劉闢直贊
麟閣之中及開載素服請罪高崇文
以其贊有行義輔仁之語札而釋之而爲見忌嫉者橫致
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
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前漢劉向傳註
交戟謂守衛者凡諸侯之
欲得符君者城隍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
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膏帳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

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音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
下流多謗一本作
諷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
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爲功所以振
宣幽光激勵頹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
右衛胄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仕所至必有休
聲至一本作日
有一本作獲再舉府曹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
留後擅樹兇徒構災弱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爲己用而
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前強暴以寧師人旣而不幸嬰疾物
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閣下
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持殊行道之人皆所欽
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

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獎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惟不棄狂警特賜裁量幸甚幸甚其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黷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啓安撫崔簡

一本作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成屬啓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敕刺史崔簡以前任賊罪決一百長流驪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驪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于中威懷並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賔無闔境知噢咻之德音休又許主切左氏作煥休之聲凡在巡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亦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各爲賊口平無儲蓄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

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祗承人沉澹奉啓陳謝下情輕瀆

上湖南李中丞啓

一本啓字上
有不應食字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出列子固常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已一毛之爲愛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濟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無慙斯固爲貪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

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難仲奇是皆詬耻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爲工無貨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音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閭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爲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凡士之當顯寵貴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槩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顧頽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

訊如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閭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槩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閭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家風周濟之間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解見前送孝仁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于鬼神爲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于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今乃彫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老子云天道無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于政事今所魏常與善人以聞於閭下者無忤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閭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祿食以奉養用

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謂務其巨者乎伏惟
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其敢逃一本罪字下有也字進退恐
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啟

增廣註釋音

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啟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啟

時年十八一本啟字上有快進恨字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適賤視貴聽所由古矣切以宗
元幼不知耻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干幼年是以造後造之

末跡

楚初切廁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

賈音聞無善價

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獲率皆携撫相示談笑見昵
嗟咿浚巡爲達者嗟一音切無乃覩其樸者鄙

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

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驚鷺充朝而獨干執事者特以

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

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

裾名卿之門抵掌裁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慙汗達者之視聽

狂狷愚妄固不可為也復欲傷息疊足揚翼拜祈公侯
之闡跪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忿厥
心又不可為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
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
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
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
軌今則鼓踴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
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
君著各踰紀行為人高言為人信力學按文按以時儕稱雄
時一本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裏燕石而復玄圃燕石以
為寶周客觀之笑曰此燕石也與燕石不殊帶魚目而游漲
又崑崙山有玄圃晉書云若玄圃之積玉海文漫靈謔詩序夜目光報於魚目抵取謂耳曷予補乎其人
注交光玉珠也魚目亂真珠也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情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

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
能言為建統建音官言統音官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
草靡可使尺澤之鯢研突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
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為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
擊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
不敏以為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為色取象恭大賢所
飲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
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啟一本啟字上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
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享不介而合則其舉必
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闊千祀何為乎今之世哉若宗
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

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實力於文學勤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之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拖蓬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瞻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頽首絕望願與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祿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以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兒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嘗此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

何閣下以鯢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榮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

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
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
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
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
首誠為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
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
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
場應對刺繆經旨刺力葛也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
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
不克寧居竊感荀瑩如實出己之德瑩音嬰左傳成公二年
有將實瑩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瑩人敢希豫讓國士遇我
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敢希豫讓國士遇我
之報史記云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
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
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申伯甫侯魏邴謀篡辛趙致罕
方叔召虎魏邴謀篡辛趙致罕
羌之績魏邴吉辛武賢趙充國文武所注中外
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平入
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平吳元
齊也北
服恒陽恒陽恒州也謂成德節度使王
承宗獻德棣二州遣子入侍略不代出功無與讓
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
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罄效蚩
鄙少佐豪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
聞于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
踊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啓

上襄陽李僕射懇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
詩曰江漢之訐王命召虎詩音虎召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
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
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李晟封西平王其
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
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
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
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注聲不足以
當金石庶繼代洪烈裨官里人得採而歌之裨音補切前漢志小說家者流
蓋出於裨官注細米爲裨傳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考欲知閭巷風俗故立裨官使稱說之又國語云爲里人所命次
注里不勝憤踊之至輕瀆威重戰越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宗元啓始閣下爲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闥者以十

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斯役及閣下遭讒妬在外十餘年又
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寢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
爲贊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亦貞元年李吉甫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一月
爲中書舍人翰林李士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荐仍
囚錮視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
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
及其能言真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
幸甚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
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
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
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元和二年九月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盛德
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
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倘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

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懣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為有聞而死不為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
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
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質性庸塞行能
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筆醫門操
刃切筆城內掬溜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踴躍殘魂
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陳其弊箒之詞詞本作辭同箒上
家有弊箒致之煙霄分絕流眄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
袞濫襲於赭衣指音前黃注龍門俯收於塒井
夫子獨不聞漢鏡洞開而秋毫在昭文津傍暢而寒谷生輝
化幽鬱之志若覲清明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華豈

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瀟湘衆百越之俗傾心積念
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求淪魑魅之群魑魅抽知切魑莫明
之地與魑何以報恩唯當結草左傳魏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附為羣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趙宗

宗元啓宗元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崔鵬字聞其言曰今之
為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貞元年趙宗儒自翰林自是恒欲

節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
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向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

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昧昧徒生
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倘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

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惶
灼一本作謹啓

上嚴東川寄劔門銘啓嚴厲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畜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劔門用兵之事最為天下唱首取其險固為我要衝元和元年曠以山關拔劔州斬其刺史文昭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仿佯布漢德因分守險阻潰其腹心遂無留滯是閣下之勲力宜著於萬祀仿旁旁二音洋音羊漢胡故切布漢散也而不已也宗元負罪俟命曷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念踊躍盛德恐沒身災瘴卒無以少報於閣下是以晝夜恟恟音上二音恐也不克自寧今身雖敗弃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閣下之功烈所以為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劔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慚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嚴綬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宗元獲於天長

釋名專用候謁伏蒙叙以世推許造門闈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極公輔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南霄漢益高泥塵未弃瞻仰遼絕陳露無由司空統臨舊荆控制南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伶孤賤特肆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鳴吠之能猶希效用謹獻雜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上瀆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所著文啓鄭綱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猥賜存問驚忤悼懼交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乏智能復闕周慎一自得罪八年于今兢愧弔影追名既往自以終身沈廢無跡自明不意相國垂慈特記名姓守突奧者忽仰晞於白日突奧與於到切突一叫切爾雅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突鄭璞云奧謂室中隱奧之如札曰婦室聚突突亦隱奧

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
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
祇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冒
昧上瀆無任踴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所著文啓即湖南李中丞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
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
舒洙幽鬱因取筆以書紉韋而編細切略成數卷伏念閣下
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
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為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為陋劣而自弃
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卷不
敢繁故也倘或以為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凡席之污
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啓訾即後切又音紫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
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為之
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湯然汗流累奉游宴切觀
物象涉旬摸擬不得萬一竊伏詳忖進退若墜久稽彖刻則
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踈蕪之累慙期廢事尤所戰慄
慙與同謹修撰訖上獻浪自跼躑音局不知所裁無任墮越惶
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重胤欲獻文啓一本作上河陽烏尚書啓

宗元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兩河定亂三城建

功烏重胤少為路州牙將盧茂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通

陽有三城節度使曰河鼎彝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元和九年

汝州刺史充河陽淮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

屏弃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弭音
救左氏其左批鞭弭夙夜踊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
注阻巧未無緣者狡已震謂吳莫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父以文字進身嘗好
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縑緙音兼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
望霄漢恣慕交深冒瀆威嚴伏增戰越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